



自來水

車

車

車

Lloyd's Bank Limited
MONTHLY REVIEW

1901

萍踪寄語

初集

裝：每冊實價捌角整

著者 韜 奮
發行 韜 奮

經售處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四日版

目次

一 開端.....	一
二 前塵影事.....	五
三 以往和現在.....	二
四 首途.....	七
五 到香港以前.....	三
六 到香港以後.....	七
七 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四
八 到新加坡.....	四
九 僑胞的憤慨.....	四

一〇 船上的民族意識·····	三
一一 到哥倫坡·····	七
一二 驚濤駭浪後·····	三
一三 海上零拾·····	六
一四 月下中流——經蘇彝士河·····	七
一五 海程結束·····	七
一六 威尼司·····	四
一七 佛羅倫司·····	九
一八 表面和裏面——羅馬和那不勒斯·····	五
一九 離意大利後的雜感·····	四
二〇 世界公園的瑞士·····	一〇
二一 出了世界公園·····	二七

二二	巴黎的特徵·····	二三
二三	性的關係的解放·····	二六
二四	瑕瑜互見的法國·····	二三
二五	操縱於資產集團的巴黎報界·····	二九
二六	再談巴黎報界·····	二五
二七	法國教育與中國留學生·····	二五
二八	法國的大學教授·····	二五
二九	法國的農村·····	二六
三〇	在法的青田人·····	二六
三一	由巴黎到倫敦·····	二七
三二	華美窗帷的後面·····	二六
三三	英倫的休戰紀念日·····	二八

三四	世界新聞事業的一個中心	一八九
三五	英報背景和對華態度	一九五
三六	談泰晤士報	二〇〇
三七	孟却斯特導報的創造者	二〇六
三八	孟却斯特	二二一
三九	利物浦	二二七
四〇	繼續努力解放的愛爾蘭	二三五
四一	凡勒拉訪問記	二三〇
四二	從愛爾蘭歸途中	二三七
四三	『巴立門的母親』	二四三
四四	如此救濟！	二四八
四五	紙上自由	二五五

四六	大規模的貧民窟·····	二五九
四七	獨立觀念中的叫化子·····	二六〇
四八	家屬關係和婦女地位·····	二六〇
四九	英國教育的特點·····	二六二
五〇	英國的華僑·····	二六六
五一	英倫雜碎·····	二六九

一 開端

人生的變化，靜默地想來，往往使人愕然，記者提著筆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此身還坐在生活週刊社的編輯室裏，等到這篇文字和讀者諸友相見的時候，我已在佛爾第(S. S. Conte Verde)號的船上，海天遙隔，破着波瀾向印度洋前駛了。本期的本刊依例於本月十五日出版，記者定於十四日由上海乘意輪佛爾第號離國赴歐，所以當讀者諸友看到這篇拙作的時候，我已不在陸地上了——但却很不幸地尚在人間，我說很不幸，因為尚未得到死得其所的機會。

我在未寫此文以前，原想題爲『暫與讀者諸友告別』，既而仔細一想，覺得不很恰當：一則因爲本刊的讀者徧海內外，我和國內的讀者告別嗎？但同時和國外

僑胞裏的讀者却反而接近了，不能算告別；二則因為記者在本刊上以文字與世相見，和讀者諸友原是神交，此後我雖暫時離國，但對本社的業務仍負全責，每期仍為本刊撰文，這樣和諸友在思想上或精神上仍是未曾「離別」，也不能算告別。所以我就叫這篇是我的「萍踪寄語」的開端吧。

赴國內外考察，原是記者數年來縈迴夢寐的一件事，但就最近情況說，赴國內各地考察，顯然是一件不易實行的事情，所以這個心願，只得俟諸異日。赴國外考察，也是很勉強的，幸而本社的同事已漸漸的較前充實，我暫時離開，在總務，編輯，及營業各方面，都有得力的同事分工主持，我才能放心走。此外便是我出國的經濟問題，幸而也得湊借了一筆款子，可以等到我回國後分期歸還。我覺得用我自己血汗得來的錢，於心最安，只須勉強借得到，已是僥幸運的了。這兩件事有了相當的辦法，我才決定作出國之行。

其次我想可以和諸友談談此次出國的動機和計劃的大概。我擔任本刊的業務

七八年，常自愧恨自己學識經驗的淺薄，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愈幹便愈覺得自己的知識荒，所以此次赴歐很自然而簡單的第一個目的，便是要藉此機會增廣一些識見。俗語說「百聞不如一見」，我正是要想「見」「見」看。其次是想像我自己代表了讀者諸友的耳朵眼睛去，因為我要盡我的心力，把在國外所見到的，或所感想的，陸續地寫出來，在本刊上向諸友報告。當然，以我的淺陋的眼光，恐怕「買櫝還珠」，沒有什麼好報告，不過我已說過，只得「盡我的心力」。

至於在國外的計劃，因經濟關係，很不能如我的意。我大概在英國住的時候多些，因為頗想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及該處著名的圖書館，費些時間研究研究，此外並想酌遊德法意蘇聯等國，但因所準的經濟能否成我的心願還不可知，只得做一步算一步再說。我自省自己所僅有的微薄能力，只能在文化的工作方面竭其棉薄——如再把範圍說得明確些，只能在新聞事業方面努力。所以我此次赴歐考察的內容，當特別注意各國新聞事業的實際狀況和趨勢。此外關於政治經濟

及社會各方面，也想加以注意。能否得到有價值的材料，此時不敢預說。深怕貿然發出了空頭支票，將來沒有法子兌現。

有一位很知己的好友聽見我有出國之行，滿腔熱誠地趕着寫了一封令我十分感動的信來勉勵我，裏面有這樣的幾句：『你將離開這紊亂的祖國，繞過半個地球，到那西歐的古邦去了！記得什麼人，也許是鄭振鐸？在出國的輪上作詩說「祖國現在需要戰士，我却離開了她，那似乎不該，但，我離開她不是一種消極的退避，是到別的地方去，擦亮我的鎧甲，磨銳我的兵器，預備來做一個更勇的戰士！」那詩的大意是如此，我覺得你也正是這樣的情形……』

『做一個更勇的戰士！』這幾個字方的密圈，也是這封信的作者自己加上去的，這位好友的殷切的盼望，可以溢於言表了。我只常常感到深深的慚愧，從不敢自命是「勇的戰士」，沒有「更」之可言，那更是不消說的了，不過倘有「死得其所」的機會，對於鬥爭——有關於八衆福利的鬥爭——只須是我的力量

所能貢獻的，我却也不願退怯。

記者此次離國，實帶着苦悶和憧憬而去。漫漫長夜，不甘同流合污的誰都感到苦悶。但黑暗勢力的勁敵是大衆的意志，決不是剷除幾個個人就能高枕而臥的。最偉大的莫過於大衆意志的力量，只須朝這方向努力，不會感到孤獨，因爲深信大衆必有光明的前途，個人的得失存亡是不足道的。

倚裝待發，振觸萬端，敬祝讀者諸友康健愉快。

二 前塵影事

記者離國之後，關於編輯方面的事務，不得不偏勞寒松先生多費一些時間。他和我約，要我至少須每期替本刊作一篇文字，這在我當然是義不容辭的。我的

行期在七月十四日，等到途中來稿，恐怕來不及接得上，所以在起程前特先『貯蓄』三篇，本文是所『貯蓄』的第二篇。（第一篇是上節登的開端。）寫這三篇的時候，我這個人還在上海，預計這篇文章文字達到讀者諸友的眼簾時，我所乘的那隻船已經過香港，新加坡，而正達到了哥倫坡（Colombo），和諸位相距有一萬二千里了。

我此刻和諸友要談些什麼呢？談談國內的事情嗎？公開的祕密都擺在我們的眼前，而且談了徒然惹起諸友的感傷。談談國外的事情嗎？我人還在國內，未曾見着，不便捏造。我偶爾想起從平日常常看到的許多讀者的來信裏面，常有人表示要知道兩件事：一件是關於我個人的歷史，一件是關於本社發展經過及內部組織的概況。我似可乘此『青黃不接』的機會，就這兩方面略為談談。（關於第二件事，當於下節一文裏敘述。）

我想讀者中所以有人要聽聽關於我個人的歷史，似乎也有幾個原因。第一個

大概是由於本刊從開始到發展，不是憑藉什麼名人的牌子，始終是由於我這樣一個無名小卒來濫竽其間，以致令人有『不知何許人也』之感。第二個原因是我雖是一個無名小卒，但因由本刊的媒介，承蒙讀者諸君的不棄，獲得不少神交，對於一個朋友常喜聽聽他的生平是人之常情，所以讀者諸友也許由於友誼的動機，要知道一些關於我個人的經歷。我本想，個人的歷史原無多談的價值，何況像我這樣一個很平凡的人的一些很平凡的事實！但想到這第二個原因，並且想到個人不能脫離社會，談談個人所感受的辛酸苦辣，也許可以看出他所處的社會環境的一些情況。因此我使不避冒瀆，覲然追述一些前塵影事，和諸友談談。

我是生在一個沒落的地主豪紳官僚的家族裏。從小所接觸到的，是封建思想與舊禮教的『熏陶』。當然，在當時家族中人都自詡是所謂『書香之家』。我得受到所謂『新教育』，實有些偶然的。最初長時期和我的一個弟弟同被桎梏在家塾裏，受着西席老夫子詩云子曰的熏陶，渾渾噩噩，只覺得終日是悶坐在牢獄裏，

大家族所希望於我的似乎不外乎是做官。後來因為西席有了高就，要換過一個，一時沒有物色到，剛巧鄰居的有一位「少爺」進了「洋學堂」，據他的老子告訴我的父親，說「洋學堂」也還不算怎樣大逆不道，我纔糊裏糊塗地得到家長的准許，姑往投考，貿貿然由牢獄式的家塾進了A B C D的洋學堂。

那時以「南洋公學」（即今交通大學）的聲譽最隆，家長希望我把自已造成一個工程師，我也很羨慕工程師的職業，在當時並不知道工程師對社會有什麼偉大的貢獻，只因爲工程師的職業似乎被人重視，而且聽說一來就有好幾百塊錢的收入，所以很勤勉地學習，同時也鑒於家人囑望的殷切，認爲也應該勤勉地去學習。不料我的個性不是做工程師的坯子，對於國文歷史及外國文學等科目，覺得尙能應付裕如，看見數學便感到害怕，在中學時代（當時所謂「中院」），因虛榮心的督促，不甘落人後，拼命用功，教師們看見我的表面上的成績，誤把我當作什麼「高材生」，其實我自己已深深地知道是外強中乾的。後來硬着頭皮讀到大

學（當時所謂「上院」）電機科一年級，被微積分和高等物理學困窘得實在沒有辦法了，纔像逃難似的考入聖約翰大學的文科。我回顧求學的經歷，很抱歉的一點，是太不經濟地耗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如一路都得有相當的指導，能對於自己個性所最近的學科有系統的切實研究，也許在知識上可得到比較好的基礎。

我從沒落的封建的家族裏，暗中摸索着撞入了充滿資本主義化的學校，從中學到大學，都做着自食其力的苦學生。在中學時代，自給的方法，是做家庭教師，投稿，拼死命讀書，求得考列前茅，獲得校裏『優等生』的資格，由此得到豁免下學期學費的待遇。記得第一次投稿被錄取的是登在冷血主編的申報的自由談，我看見自己的稿子第一次登在報上，快樂得什麼似的，到具名蓋章取稿費的那一天，我和我的弟弟（同在南洋肄業）同往申報館領取，『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六塊亮晶晶的大洋，三步做兩步地踉踉跄跄一奔出了申報館的大門，兩人都狂笑着跳躍着好像發現了金礦似的！兩人一路嘻嘻哈哈由望平街連奔帶走地跑回

徐家匯。

在大學初年級的第一學期末了，因經濟方面實在羅掘俱窮，無以為繼了，只得輟學，由一個素來承蒙他敬重我的同學介紹到內地（宜興）一個村鎮上去當了好幾個月的家塾教師，教三個十一二歲到十三四歲的孩子，其中一個是雙子，教起來很費力，除算學英文外，還要講歷史，講孟子，天天出作文題目，改文章，夜裏還有夜課。

在大學時代自給的方法也是於課餘當家庭教師，教的是預備投考中學插班的學生，算學要教幾何代數，英文要教文學，國文要教古文。晚間便在本校圖書館裏做一個鐘頭職員。（每月有九塊大洋的工資！）此時雖在貴族化的學校，當然不能和富有的哥兒公子比擬，往往他人身上穿了棉袍，我還只穿着一件破舊不堪的夾袍打抖；在夏季蚊帳破得窟窿太多了，臉上就常有東一點西一塊蚊蟲勞績的表現。有一次做了一個全暑假的苦工，學費還湊不夠，在開學的前一天還是一籌莫